

我和外婆相依為命，過活很多年，她心情好的時候會跟我說她的身世。

外婆告訴我她的名字叫張麗華，我說：「妳的印章蓋的是張華」。她說：「我認不得字，改成兩個字，比較省事，妳說是嗎？」我問外婆：「妳原籍哪裏？」外婆說：「什麼叫原籍？妳意思是問我出生的鄉下在哪裏，對嗎？」我點頭，又問她：「還記得妳的父親嗎？」一時間外婆的眼神轉了，目光渺渺茫茫的，似乎在努力地追想往事，然後悠悠地嘆一口長氣，慢慢地說：

「我原是北方人，生在天津，父親有一妻一妾，我是正室妻子所生唯一的孩子，妾反而沒有生下一子一女，所以我成了父母親的掌上明珠。我的父親，我叫他阿大，他的長相怎麼樣，我已經不記得了，只記得他穿的一身衣服，長袍寬袖，衣身繡了彩線，

頭上頂著帽子，帽頂還有一顆大大的珍珠，一扇羽毛染了紅色。」我問：「他是當官的吧？身穿的是官服囉，難道妳沒有看見他不穿官服的樣子？為什麼只有他穿官服的印象呢？」外婆帶著疑惑的神情，幽幽地說：「我平日絕少見到他，我大部分的時間都躲在閨房裏，跟我的妹仔（侍婢）在一起，輕易不踏出房門的，更不要說出家門了，哪裏像妳們現在的女孩子，一天到晚往街上野溜，好不知恥的，遇上過年過節才步出廳堂參見父母長輩的。我的母親是個多病的人，從來沒有與我親近，她給我的印象真是模糊得很，我記得母親指揮奶媽給我綁腳，惡形惡相的，奶媽拉住我，同我裹腳，狠心的不理我哭鬧，硬要將一條長長的布纏在我細軟的腳板上，我求她收回成命，她沒有理我，還叫兩個妹仔捉住我，我哭聲震天，卻沒有打動她們的同情心。我想我是恨我母親的，我刻意把她們的惡形惡狀記住了。」然而綁腳的嘗試失敗了，我印象中外婆的腳還是跟常人差不多。外婆說她母親也有和顏悅色的時候，但她倒沒有什麼印象。她的奶媽曾經說過，外婆的容貌像極了死去的太太，外婆卻跟我說：「奶媽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我還不到十歲，我想那時母親已經死去多年了。現在想來，母親除了一臉惡相，還是長得不錯的。奶媽當年常讚我靚，如果我從母親的模樣中出來，她應該也是個漂亮的女人了。」

外婆說這話的時候，已經是接近七十歲的人了，她的皮膚仍然光滑，臉上沒有多少皺紋，頭髮銀白相間，眼睛依然清亮，鼻梁高低合度，上唇較下唇稍薄，淡淡的紅色，配上細長的臉龐和白皙的皮膚，幾乎可以想像得出，她年輕的時候是個十足的小美人。雖然她個子矮小，身高不到五呎，倒是骨肉勻稱，可稱得上嬌小玲瓏，惹人憐愛的，難怪她父親給她取名麗華。據說中國古代歷史裏，曾經有個這樣的美女，名叫麗華，這是友人告訴我的典故，先不管這是否屬實，在我的眼中，外婆的確是漂亮的。

外婆的胸脯豐滿，在我看來是件稀奇的事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外婆告訴過我，她那一代的女子是要綑胸的，她不止一次告訴我說：「真羨慕妳們現在的女孩，可以由胸脯自由生長，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，奶子剛剛發育，還是疼痛的時候，奶媽就命令我把它死死地綁起來了，妳知道嗎？發育中的奶頭是硬硬的一塊，若不小心稍微碰撞一下，就會痛人心脾，眼淚禁不住簌簌地流出來。妳想一下：用布強把它綁纏著，感覺會是怎樣的呢？冬天寒冷，還勉強可以忍受，夏日炎熱，被封死的奶子，熱得連痱子、濕疹都趕著長出來了，癢得五內俱焚，卻又抓不到、止不住，真是苦不堪言。」我聽後，感到滿腹疑團，忍不住追問外婆：奶子被困死了，還可以發育長大嗎？外婆聞言，低

頭看看自己的一對雖已下垂卻仍然豐滿的乳房，滿臉緋紅地說：「呸！妳這不怕羞的小鬼，竟然說這些鬼話。」外婆的一番話，嚇得我冒了一身冷汗，慶幸自己沒有生在她那個年代——又是纏足、又是綑胸的，讓小小的年紀已受盡身心的折磨，在那個年代當女人，真是不幸！

纏足、綑胸雖然是痛苦的經驗，但是當外婆回憶起來，在苦的表情背後，卻隱隱之中帶著一點驕傲的神情，因為小時候的哭哭鬧鬧的抗議，兩樣都沒有成功。她口口聲聲說：「妳們這一代的女孩真幸運，根本沒有受過什麼罪，我小的時候身體受盡了苦。」我卻認為她們那一輩的女性太柔順了；纏足為了討好男性，為了滿足舊時男性的畸形喜好。誰說三寸金蓮是美？還不是男性定出來的標準？這樣走起路來婀娜多姿，傳統女性以自身的痛苦來取悅男性，由是所謂的郎情妾意、卿憐我愛、款款身輕、搖曳生姿，俱是男人製造出來的浪漫假象。外婆表現出來的驕傲，不知道女人原有的尊嚴被踐踏了，什麼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還不是男人玩弄女人的把戲？以前的女人是可憐的，要守的規矩很多，什麼三從四德，在家從父、出嫁從夫、老年從子，黎明即起灑掃庭院，哪裏像我們這一代人，在家裏和丈夫平起平坐，在外工作男女同薪。外婆那一代的女性

終日呆在家裏，家庭環境好的還可以在家享福，頂多伺候翁姑，反之就要每日操勞家務，非常辛苦，一旦做不好，還得受到責打。現在的香港主婦，跟翁姑住在一起的，越來越少，父母要來抱孫兒都需要事先安排。時代畢竟不同了。

外婆告訴我說，她出生於晚清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也就是清朝最後一個皇帝登基的那一年。她十歲的時候，父親調任廣州，全家幾十口全數搬到廣州去了。外婆告訴我天津的冬天是極之寒冷的，冬日下雪，從房間的窗子往外望，皚皚的白雪蓋過花園的假山，梅花的香氣透過窗隙傳進房間，清香的味道她至今仍然記得，遇上大雪紛飛的日子，奶媽會容許她和婢女跑到後院玩雪球，她們彼此拋擲雪球，心情興奮極了。香梅花和白雪，這兩樣東西，似乎是外婆記得最牢的，其他在天津發生的人與事，她一概忘得七七八八了。

那時女孩子的生活是極之寂寞無聊的，每天呆在房間裏，不是繡花就是玩牌，繡花外婆不愛做，她生來就是不喜歡幹這等細活；至於玩牌，當時玩的就是現在的「牌九」，其實這種牌不應該是官家小姐玩的，一般是市井之徒賭錢的玩意，不知怎的，竟然由奶媽

引進閨房來，為一夥女人解悶。奶媽有時也湊興說著話兒，但她的話題不廣，說來說去就是那麼一套，聽多了也覺得氣悶。外婆說：「有一陣我學識吸紙煙，奶媽話女孩子抽煙，成何體統？在悶極無聊的夜裏，我偷偷地在被窩裏騰雲駕霧，差點燒著被子，釀成火災。」抽煙成了外婆一生唯一的嗜好。

作為一個旁觀者，我不難察覺出外婆是個北方人，她喜歡吃辛辣的食物，尤其愛吃生的朝天椒，蘸著醬油吃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外婆說：「北方人愛吃辣，我細細個已經習慣每餐飯都吃辣椒，嫁了個南方人，他被我吃辣椒的胃口嚇親了，偏偏我嘅胃唔好，妳外公苦苦勸我唔好食，我唔聽，他也無乜辦法。」外婆的猛烈性格和執拗脾氣，大概也與酷愛辛辣的口味有關吧？她喜歡吃一些不適合她的食物，例如天津大白菜，此菜屬性寒涼，最不適合她的寒涼體質，每天吃了，總是令她咳嗽不止，我叫這種菜「咳菜」，但她卻繼續屢咳屢吃，我們苦勸無用，只好任由她吃。

在北方，逢年過節，外婆家裏的廚子都燒許多菜式，雞鴨鵝一應俱全，其中一道菜外婆最喜歡：紅燒元蹄炆大白菜。這個菜的做法是：元蹄肉要肥瘦適中，先用花椒、八

角、茴香、薑片，和著黑醬油、紹興酒，滲入黃冰糖和水合煮，到元蹄軟化了，才加入大白菜在鍋底，肉汁菜汁互相混和了，夾一口肥瘦摻雜的肉和著軟滑的大白菜同吃，美味無窮。外婆每次說起這些食物的當兒，就表現出一臉饞嘴相，無怪乎人說：味蕾最能喚起童年的回憶。然而她從來不給我們燒這些菜，只會煮口味清淡的廣東菜。

外婆雖然是北方人，後來竟然完全忘了北方話。母語是母胎中得來的，會深深烙在腦海裏，而外婆竟然可以完全忘記它，是她故意忘記的呢？抑或是因為她不識字之故？這也是她那一代女子的悲劇，富家女的家庭有人伺候，還沒有感覺不便，但是長大嫁人，從天津遷居到廣州，最後又從廣州逃難到香港以後，不識字造成生活上諸多不便。記得我就讀的學校，是從上海遷移到香港的，故此大部分的老師都是以普通話授課，他們每隔一段時間，總會到個別學生家中訪問，外婆不喜歡老師來家探訪，原因是老師跟她說的話，她完全聽不懂，需要我在旁翻譯。老師走後，她會說：「妳老師講的是什麼鬼話？我一句都聽不懂。」我通常會笑著說：「婆婆，他講的是國語，國語從北方來的，妳不是北方人嗎？為什麼聽不懂他們的話？」外婆悻悻然地回答：「冇錯，我生係天津，小時講的天津話都唔記得啦，從幾歲大跟阿大到廣州，從未回過天津。」外婆給我的答

案，我不盡都能理解，我想外婆的童年一定很不愉快，所以故意把不快的事情從腦海中抹殺過去，能做到這點，她倒是個有智慧的女人。



與外婆在九龍城街道